

獻辭

獻給——我故鄉的山川大地

獻給——我華夏的列祖列宗



《百年陸沈》三部曲

卷壹《斑竹淚》

鸞鳳 © 著

「堯之二女，舜之二妃，曰湘夫人。
舜崩，二妃啼，以淚揮竹，竹盡斑。」

—— 晉·張華 《博物志·史補》



購書鏈接：[Amazon](#)、[AppleBooks](#)、[GooglePlay](#)、[Kobo](#)、[Readmoo](#)、[Pubu](#)

@ 01 嫁娶— 老父逼婚

民國二十六年（1937年）夏天，溽暑難耐。鄭思翰披紅掛花，昏沈沈坐在滑竿上，跟在八人抬的大紅綢衣龍鳳花轎後面，迎親的隊伍慢悠悠在山道上彎曲前進。雖是早上，但七月初頭的太陽已經很熱，再加上在這四川東南部的低山丘陵地區，正處亞熱帶濕熱的河谷，河川縱橫，溪溝密布，蒸騰起來的熱氣更加悶人。

雖說是去迎親，但是他卻懶洋洋的，提不起興致。他本來就心情煩悶，再讓這悶人的太陽蒸得頭昏腦脹，覺得自己快要中暑了。他人在滑竿上悠，有時恍惚了，覺得似乎還坐在船上晃。也難怪，想起自己剛坐了十幾天的船，從上海被老太爺抓回來纔到家，第二天就要翻山越嶺跑去縣城，做甚麼呢？娶親！他被晃得迷迷糊糊的時候，還以為這一切都是在做夢。

想想吧，他是復旦大學法學院法律系畢業的，接受過完整的新式教育，居然要吹吹打打，抬著花轎，去娶一個從未謀面的女子！這簡直不像是真的，簡直不可能是真的！

復旦大學以崇尚「學術獨立、思想自由」著稱，正如復旦校歌所唱：「復旦復旦旦復旦，巍巍學府文章煥。學術獨立，思想自由，政羅教網無羈絆」，因此復旦學生普遍有著強烈的追求自由的傾向。

鄭思翰也不例外，置身全中國最西化的第一大都會上海，浸淫復旦四年，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」的婚姻似乎離他十分遙遠，就像上海和四川鄉下的距離一樣，完全是兩個世界。

他的家鄉四川合江，雖說早在西漢武帝元鼎二年（公元前 115 年）便已置縣，是長江上游沿岸最早建立的三縣之一，但是他家偏隅川黔交界的山區，交通不便，恰如李白詩中所吟：「爾來四萬八千歲，不與秦塞通人煙」。

但是，老太爺確實去了上海，並且帶同王忠和王媽一起，先走旱路出山區，下丘陵平壩到合江縣城，從合江搭船，順長江下到重慶，又坐民生公司川江航運的鐵殼汽船出三峽，沿著長江，一路到了上海。他簡直不敢相信，老太爺快六十歲的人，從沒有去過比合江縣城更遠的地方，居然山水迢迢，幾乎橫穿南中國，只為了抓他回來成親！於是突然間，兩個世界瞬間重合，使他感覺十分怪異。

他想起學校會客室門房通知他有訪客，待他趕到學校門口，竟然見到莊子裏的管事王忠，那情景使他差點兒笑出聲來。在燈紅酒綠的大上海，現代男女往還的高等學府大門口，站著一個侷促的川南山區農民，腳上穿著一雙黑色新布鞋，白布襪子，身上是一件長至小腿肚的青布長衫，露出下擺和白布襪子之間一截黑綉腿，腰上繫著青布腰帶，腰帶上斜插著一支長長的葉子菸杆，頭上包著青色頭帕，熱得滿臉油汗。



復旦校門，飛簷翹角、琉璃瓦頂、獸吻為飾，
大門上有銅質圓形校徽，1921年落成。

他這一身川南山區農民出門拜客的標準打扮，在他鄉下老家是很得體的，而且，看得出來，他為這趟任務選了他認為最得體的服飾，不，應該說，是王媽認為最得體的服飾。

他擦著汗，緊張地伸著脖子。思翰能夠想像，他熱成這樣，不光因為穿得多，主要是因為要在上海找到位於江灣的復旦大學，再找到他鄭思翰，對老王忠來說，一定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了。思翰站在門口，說不出有多吃驚多好笑，王忠東張西望，總算看見他了，好像見了親娘一樣，飛快跑過來，朝思翰彎腰行禮，嘴裏滔滔不絕說起來：「耶兒啦！三少爺，好算找到你啦，你這大學堂好難找呀！老爺給我僱的人力車，跑得飛快，我腦殼都昏囉，耶兒啦！跑了好久纔到，比從鄉下到合江縣城還遠呐！這一麼多的人！一麼多車！耶兒啦……」

聽他一聲聲「耶兒啦！」，這個合江人特有的驚歎語，思翰趕緊打斷他，免得他站在這兒一直發表他的上海觀感，否則他能講到晚上去：「你說啥？老爺給你僱的車子？老爺在哪兒？老爺也來了嗎？」王忠好像突然想起來：「哦，老爺，是的，老爺來啦，王媽也來啦，老爺差遣我來，叫你去。老爺寫了你的名字，讓我交給門房，還寫了信讓我交給你。」他從懷裏掏出一張疊好的紙，思翰打開一看，老太爺秀氣的毛筆字跳入眼簾：

思翰吾兒：速來四川會館相見。父字

思翰心裏有點慌，又有點難以置信，想不到老太爺竟然親自來了。這大半年來，隔三差五就收到老太爺的信，催他一畢業就回家完

婚。老太爺自作主張給他訂了親，也一直說等他大學畢業就完婚，可是思翰根本不想回家，更不想結婚，也跟老太爺多番解釋過。他剛剛畢業，因為學業優異，大學已經留他在系裏做事，他打算邊工作邊準備出國留學，見見世面。如果老太爺不肯在經濟上支持他出國，他就爭取考個官費留學。他的同學朋友都很熱衷出國，思翰也不甘人後。再說，結婚當然要自由戀愛，都甚麼時代了，還要他鄭思翰盲婚啞嫁？真是豈有此理！

老太爺根本不理他這一套，寫信叫不回他，乾脆親自出馬。想到老太爺這一輩子都怕麻煩，除了熱衷於經管他的田產，就是長年在家讀書寫詩治印，自娛自樂，能不管的事，就樂得不管，怎麼為了他的婚事，竟至於不厭其煩舟車勞頓至此？看來今次不能善了。

思翰愣了一會兒，無可奈何，只好再給王忠叫了人力車，付過錢，叫送到四川會館，讓他告訴老太爺，他馬上就去。四川會館在吳淞路美國租界內，是四川行商旅客聚居之所，離復旦十幾里路，坐人力車要跑近兩個小時。

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©2022 鸞鳳 Phoenix

<https://phoenixnestca.wordpress.com>

[Amazon](#)、[AppleBooks](#)、[GooglePlay](#)、[Kobo](#)、[Readmoo](#)、[Pubu](#)